

天下郡國利病書

九



天下圖書集成

常鎮

備錄

武進縣志

額賦

注一

宣德七年

欽賜禮部尚書胡濙原抄沒孫昂入官田壹千叁百

伍拾畝房屋壹所門面內房共貳百零捌間基地拾陸畝奏奉

聖旨降

錢稅糧都不要你納戶部隨給常字叁百叁拾柒號勘劄行文撫按將院

糧差役盡行蠲除

注二

宣德八年巡撫侍郎周忱請立均徵加耗法大畧謂

蘇常諸府稅糧自洪永以來逋多待免大戶及巾靴游談之士例不納糧
納無贈耗椎髻東來小民被迫累年拖擾不完據蘇州一府自宣德元年
以來積欠米麥至柒百玖拾叁萬陸千玖百玖拾石松常等府莫不皆然
今議諸府稅糧各連加耗并船脚使用等米壹總徵收撥運又將襯倉蘆
蓆并作固稻草取勘見數仍以加耗餘米留存賑濟或與人戶包納夏稅
馬草農桑絲絹等項于是諸府錢糧始得清完 建濟農倉看得蘇松常

三府土壤雖饒民生甚困耕耘灌救修築疏濬無有已時類皆乏食又其轉輸糧稅或罹風盜之患未免借貸貴豪倍厚酬息據奪益急兼并日盛以致農民棄其本業膏腴之壤漸至荒蕪地利削而國賦虧矣臣於宣德八年區畫設立水次倉廩連加耗船脚壹總徵收并先奏 准節省耗米

陸拾萬石見在各處囤貯今欲於三府屬縣各設濟農倉壹所收貯前米過後農民乏食或運糧遭風失盜俱於此給借賑濟賠納秋成各令抵斗還官免其倍息舉債以資兼并 立京俸就支法先是蘇松常三府歲運

南京倉米壹百萬石以為北京武職之俸每石外加盤用耗米陸斗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獨不可於三府就取乎是歲減耗米陸拾萬石 正

統二年復請立馬役看得洪武間北地被兵民艱買馬當站兵部議於江南人戶湊合民糧伍百石以上買上馬壹疋肆百石以上中馬貳疋叁百

石以上下馬貳尺分撥北京等處當站走遞俟後土民復業僉發替回永樂初如令以三年更替為限時因民糧不敷又將大小人戶官糧編湊每足馬有編貼肆伍拾家多至貳叁百家者路遠費繁有馬死或馬頭事故移文勾補者有鋪陳什物損壞借債置買回家追賠者有馬頭消乏告替里胥賣富差貧每壹馬事故壹夫被勾貼戶數家俱無寧息雖連年買補起解隨即棄馬逃還看得各處馬驛所在有司俱有孳生馬足可以選補驛馬各驛附近衛所旗軍可以選撥當站約計洪武間借編江南驛馬不過貳千餘足若令照數撥替則占用在官軍馬不多可免江南數萬家徵歛勾擾之苦鋪陳什物損壞者坐派江南府縣置辦送驛應用如此則在官有走遞之實小民無追擾之患

正統六年復立買納馬草蘇常諸府歲供南京馬草沂江西上風濤阻惡最為患苦今令賣價就彼地方易草

而納俱奉 旨行至今賴之

嘉靖七年宜興知縣丁謹疏請內開府屬

武無江宜四縣前代稅額每畝征伍升叁合伍勺至正丁酉武進宜興先

附

天朝無錫江陰附近蘇州尚為叛賊竊據天命征勦苦戰十年我軍

乏食至丁未年權于武進宜興預借次年秋糧民田每畝伍升叁合伍勺

併作壹年起科遂徵至壹斗柒合至戊申為洪武元年常州知府趙良貴

以無錫江陰稅糧俱照舊額獨武進宜興撫臣失于申請併舊額及預借

之數槩作實徵未曾分豁宣德間巡撫周忱獨憐二縣糧重奏乞金花銀

陸萬肆千兩每兩折米肆石官布捌萬疋每疋折米壹石儘派二縣歲遠

政更金花銀每兩折米貳石捌斗省出之數反包別用官布捌萬疋亦為

松江嘉定二處分去叁萬疋二縣雖有銀布之名殊無銀布之利賦役之

苦其來如此乞轉行巡撫衙門金花每兩照舊折徵官布為松江嘉定分

去者照舊復還分派仍將例歲派耗米比照江陰無錫減半科徵以補二縣重額之數行勘間本府知府張大綸勘得無錫之糧得與江陰同宜興武進反不得與無錫比委係不平然舊額卒難擅改但取彼之餘包此之耗又善體文襄之意而權不戾經也每畝得減耗米叁升伍合本縣共免米壹萬捌百石有奇永為例

嘉靖十六年知府應檀謹議常年會計奉

戶部開坐稅糧馬草起存各衙門本折色数目到府派屬徵運原未立有法程故輕可那重、可那輕、奸弊百出莫能查考本府錢糧有白細粳糯米次等白粳米有糙粳米有金花有白銀有官布田地有斗則有柒斗陸斗以下有伍斗肆斗以下有叁斗貳斗壹斗以下前周文襄公立法柒斗至肆斗則納金花官布輕齎折色貳斗壹斗則納白糧糙米重等本色因田則輕重而為損益法非不善也但法久弊生官司以情奉金花姦富以

利買金花書筭以官田作民田輕則改重則巧於飛詭非一人一日所能
查理貧寒小民吞聲認重則納本色雖欲告理而難于悉達者勢則使然
也其夏稅麥絲每年分各會計於秋糧田上徵辦近從民便比照湖州府
均耗事例申蒙本院驗糧均攤通筭所屬各縣秋糧夏麥實在之數隨糧
合用耗脚併作一次會計共該本色米若干折色銀若干其白細糯粳次
等白粳糙糧頭緒雖多然准米科數皆謂之本色其金花白銀官布名色
雖異然計銀扣派均謂之折色撮煩就簡分為二項每糧壹石驗派本色
米若干折色銀若干救弊之法可謂要矣又各屬田有多寡則有輕重欲
將合用耗脚將本府所屬官民田地山灘塘蕩等項除魏國公徐義庄并
衝成澗壑田地止徵原額米麥俱免加耗外其各屬官民田地若干原額
米麥各若干合用不等脚耗若干各隨多寡加減分為官民二則官民山

灘塘蕩淹圩埂正耗另為一則若正米數多而耗米遞減若正米數少而耗米遞加如某縣官田地若干正米若干小麥若干耗米若干不論則數每畝均科平米若干民田地若干正米若干小麥若干耗米若干不論則數每畝均科平米若干官民山灘塘蕩等項若干正米若干耗米若干不論則數每畝均科平米若干通融損益廢幾官府易徵小民易曉非惟可革里書增減那詭之弊重則之田亦樂買貧無不售之產積荒之田亦樂種野無不耕之土計畝均輸稅各歸田尤為均平里甲無包賠之苦官民兩便然起存稅糧各縣不等查照先今酌量處分均攤其兌軍北運白糙糧米派與武無江宜四縣如南運白糙米若各衛倉糧儘派靖江一縣其餘各衛門本折米麥絹草鹽鈔義役馬役均派闔屬五縣官布折價較諸金花彼此相若仍依舊規分派武進宜興二縣如此廢原額不失均攤有定

均則無獨累之苦簡則小民無欺蔽之私矣 隆慶二年鄉民比例均科

將官民田壹萬肆千貳百玖拾壹頃壹畝壹分叁厘每畝均科平米貳斗

壹升伍合壹勺伍抄捌撮壹圭柒粟陸顆叁粒民山蕩如故自是官田之

則遂廢而民田每畝為賠米貳升壹合叁勺矣注四先是嘉靖三十二年無

錫知縣王其勤丈田竟併官民田地均為三則吾邑亦遂倣而行之不知

官田者抄沒入官 朝廷之田也民間止是佃種未嘗納價其每年上納

止係官租原非稅糧凡為民間平田佃種者率完租米壹石官田重至七

斗其高低民田佃種者率完租七八斗官田輕至四斗其視佃民田者已

屬輕額矣故當時奸頑之民敢於拖賴錢糧者多佃官田良民不願也說

者不察目租為糧遂病其重一槩均于民田令其賠贖將 朝廷入官之

田無價而白與頑民將原額所納之租無辜而重害平民非理非法殊為

可恠、即當時籍口不過為則多、四人易為奸、然當是猶止官民二則、近為平沙高低、或三則、或六則、矣、三則六則、不苦其為奸、二則反苦之乎、即欲均糧、當存其額、何也、藉有如胡忠安者起、朝廷欲賜之田、且將何所取、

大都精于錢穀、先無如周文襄、後無如應、郡侯、苟于民便于法、宜二公當先為之、豈止令官田自為、則民田自為一則也、萬曆十年奉 旨通縣

丈量

舊制丈量之法、有魚鱗圖、每縣以四境為界、鄉都如之、田地以坵

相挨、如魚鱗之相比、或官或民、或高或圩、或肥或瘠、或山或蕩、逐畝細註、而業主之姓名、隨之年月、賣買、則年有開註、人雖變遷、不一田、則一定不移、是之謂以田為母、以人為子、依乎母而的、可據縱欲詭寄、埋沒而不可得也、此魚鱗畝之制、然也、自此制一廢、以田隨戶、以戶領田、戶既可以那移、而田即因之變亂、母依乎子、變動不拘、官民肥瘠、高圩山蕩、存於

籍者特其槩爾名是而實非於是面虧角折之虛糧不可勝計而縣總操欺隱灑派之權是年丈量嘗造魚鱗圖聞之每面實費數金推求繕寫不啻再三總而藏之在官未數年來胥吏惡之毀棄殆盡有抱而鬻之市人用楮者自後飛詭復出莫可端倪即如萬曆三十一年鄉民金某身為總書一旦欺隱田六百餘畝灑派衆戶已則陰食其脣而令一縣窮民代之稅後同事者訟其奸竟為一二縉紳所護脫即一以推其餘弊亦何可窮詰也且其時畏法者尺土不遺奸頑者連阡多漏欲求其策必如縣令馬君汝璋開濬法乎其法以一百八十丈為一里每里總該田五百四十畝內再逐一分丈塘溝若干圩埂若干基墳若干河街若干以其細數合其總數然後總槩縣若干里而合算之是或一道也聞近日江陰文田邑侯和君敬用此法而加審諸奸畏氣惜役未畢而和以左遷罷今日足國

裕民之大計無如清稅法清稅法無如窮總書總書之窟穴非一日智計
非一人影射片時推掩歲月然而不難察也第得一嚴明之令如隆慶間
上虞謝公而奸窮矣而又嚴立魚鱗亩之制專責典守于戶役著為令甲
有如損一亩者坐不赦爬搜剔抉其廢幾乎竊嘗謂令武進者能窮戶籍
胥史之奸而為民造福不淺矣。唐荆川先生答施武陵書曰方田一
法不難於量田而最難於覈田蓋田有肥瘠難以一槩論亩須於未丈量
之前先覈一縣之田定為三等必得其實然後丈量乃可用折算法定亩
如周禮一易之田家百畝再易家二百畝三易家三百畝此為定畝起賦
之準亦嘗觀國初折畝定稅之法腴鄉田必窄瘠鄉田必寬亦甚得古
意今茲不先核田便行丈量則腴鄉之重則必減瘠鄉之輕則必加非均
平之道也量田之難全在乎此至於丈量法其簡易者具之九章算法中

須兄自明此意乃可若付之下人為之不無弊也

萬曆十一年改科田

據經賦冊開靖江縣縣治濱江其田土多係漲沙積成故稱曰沙然而冊漲不一冊則宜豁其粮漲則宜加之賦以故舊例每五年清丈一次除以漲抵冊外不足則以槩縣粮額攤補有餘則亦槩縣攤減惟求不失原額而已倘告冊非其時者有司不得與理告陞科者暫以其米貯本縣濟農倉備賑務報循環以便稽查仍同應丈之年方許收冊算派若頻數則亂賦法徒滋奸人欺弊非其宜也今後傍邑有告冊者宜照靖江縣例行仍必責令告冊之人查有新漲田土方許代豁是年去丈量僅一歲耳而紛告改科何耶聞當時科之高低以田主之強弱為低昂故往沙得平而平反入于高下之則其後歷年告改抑或由此大率告陞告改多出于西北沿江諸民灘沙積散不常歲月轉陞靡定而人情巧詐亦巨測

萬曆三十年奸民中言利之旨中官下勘勢張甚地方洶々賴當事者委曲調停得以無患今黃山脚諸處日漸漲成田民爭利之鎮江志云王端毅公撫江南議以各處臨湖濱江東冊西漲田地名曰新增實非舊額將此等錢糧不入黃冊另為白冊以補小民之包賠意可師也唐鶴徵曰予嘗總計吾邑之賦當洪武初畝田課米伍升後以漸增至乎十年墾田玖千叁百餘頃冬夏賦以拾肆萬有奇宣成間墾田壹萬伍千餘頃冬夏賦以貳拾叁萬石有奇幾一百二十年增三之一然墾田幾倍之賦似增而實減也萬曆年來合田地山塘蕩等項止壹萬柒千餘頃冬夏賦額遂至叁拾壹萬伍百石有奇亦百二十年又增三之一矣然田增至貳千頃以增校舊賦幾倍也何前增之寡而後增之多乎語云滄海不能實漏卮矧非滄海乎截長補短方肆百捌拾餘里山陵湖蕩幾半之烏足以供且

利之所任、蠹之所叢、苟非強察之吏、爬剔抉則上取其一而下費其十、奈何望其不涸不竭也、其最繁於輸者、惟本色、以軍運者曰軍儲、幾二石而致一石、以民運者曰白糧、內官供用光祿及涇景福三府之入是也、幾五石而致一石、運至南京衛倉者、則以一石五斗而致一石、迺其最省者也、折色則以辦金花官布、漕折輕齎馬、草農桑鹽鈔硃漆茶蠟、筍牲口料價段、足胖襖馬役、及光祿粳糯之折、府部南北公候祿俸之折、鳳陽壽亳淮揚鎮江諸倉之折、至南京之山川壇祠祭署供用庫酒醋局光祿寺之蜂蜜砂糖、皆有折焉、蓋不勝其瑣細也、嘉靖初、賦額既懸、會計無定、蓋自畝七斗六升以至二斗一升、不下十有餘、則周文襄公忱乃權以本折之難易以求其平、至歐陽撫公鐸始以本府應公檟議、衆多益寡、通融為一、惟官田民田不容紊易、各為一則而已、正耗本折、以時會計、雖在輕